



# 周日的火车

□敬丹樱

## 你的鞋带开了

一句话的事,我想了两站  
地铁开往市中心  
上车的乘客越来越多,拥堵在  
她周围  
白帆布鞋,灰牛仔裤  
先后淡出我的视线  
只留下宝蓝色的毛衫  
拉着吊环的手  
全神贯注盯着手机的眼睛  
再想两站  
我就该下车了  
她不会对我说谢谢  
她大概率不会因此有所损害  
假设我一门心思玩手机,就不会  
注意到  
她散开的鞋带  
像七弯八拐的犹豫,也不必纠结  
要不要在地铁  
抵达下个站点前  
为一个善念的艰难实施  
扯扯她的袖子

## 周日的火车

换工作到省城那年  
女儿上小学三年级,坐火车往  
返于家和单位  
成为我每周的必修课  
周一坐六点半的绿皮  
五点半就得起床  
做贼一样蹑手蹑脚,声音再轻  
她也能条件反射跟着醒来  
抱着我哇哇大哭  
撕心裂肺的哭声,就像尾音拖  
得老长的汽笛  
再后来也醒也哭,但不会捉住  
我不放  
再后来不哭不动,只默默流泪  
到省城的动车开通后  
每次进站,这升级版的火车已  
停靠站台  
静候多时。每次路过车头  
我总忍不住慢下来  
去找想象中它蓄满泪水的眼睛

## 半边街

听说杂货铺前高耸突兀的柜台  
是为路过的马帮所设

只有门前晒太阳的土家阿婆  
见过马帮的汉子。那时她正埋  
头织缝西兰卡普

马蹄踏破寂静  
烟尘中,针尖戳偏了位置  
她还抵过几回手指

## 绿皮邮筒

刷上墨绿的油漆  
邮筒看起来像个树洞,这令她  
感到踏实  
掂着脚把信轻轻塞进去  
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。不久  
邮递员会来开锁  
厚薄不等的一摞  
蒲公英般飘远,在指尖着陆。  
端正的字迹  
一朵朵列队闪现…  
渐渐地,邮筒面目模糊,锈蚀  
作为物证,杵在邮局门口  
再后来,邮筒被摘除,通往邮局  
的路焕然一新  
一切越来越好  
不再有人记得这件温暖的弃物  
她对树洞的歉意成为秘密  
某个黄昏,一根划燃的火柴飞进  
它的胸膛  
光芒映红了  
邮筒前,少女的脸庞

(敬丹樱,四川人,出版诗集  
《槐树开始下雪》《周日的火车》)

# 医院对面的小饭馆

□李晓

病房里咀嚼吞咽食物的声音很轻。空气里充斥着消毒水、输液水、药物、病人体味的气息,这种气息似乎容不得好好吃上一顿饭。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在病房吃相饕餮,一个人的胃也会紧缩,它对食物的欲望,远没有在外窗明亮的大街上让人欲罢不能。

前不久母亲患病住院,我去医院对面一家小饭馆里端回饭菜给她吃,无论我怎样变换各种口味的食物,母亲总是吃上几口就放下,她目光沉沉,神情恹恹,嘴里包着一团稀糊状的食物难以下咽。同病房一个老人来自乡下,和母亲患的是差不多同样的病。有天母亲说,我们出去一起吃个饭吧。于是我邀约同病房的老人同行,半躺在床上的老人怔了怔,眼神狐疑。我明确告诉她,嬢嬢,我们一起去吧。

病房里,乡下老人的亲人正好送来了老南瓜、土鸡蛋,老人执意带上说,我们去饭馆加工来吃吧。

在那家夫妻开的小饭馆,丈夫做厨子,妻子招呼客人,还请了2个女工,做的都是家常菜。胖乎乎的女店主一脸福相,我问她,我们带来了乡下的老南瓜、鸡蛋,能否帮忙加个工来吃。女店主满口答应,可以,可以。

女店主按照我们的吩咐,做了粉蒸南瓜、番茄炒蛋等几样菜,母亲和那同行的老人吃上了一顿香喷喷的饭菜。母亲感叹说,还是在外面吃饭好啊。

正要离开,来了一家3口人吃饭。他们坐下,我瞥见中年女子拿着医院诊断书,手有些颤抖,她问同行花白头发的老人:“爸啊,这个结果告诉妈吗?”老人面色凝重,沉默片刻后说:“暂时瞒一瞒你妈吧。”男子大概是老人的儿子,在桌前双手捧头埋下身。他们点了简单的饭菜,吃了不到一半就走了。我从他们一人的面色上观察,感觉那还不知自己病情的老人,患的大概是重症。

回到医院,母亲在走廊散步一会儿后,她拉上病房窗帘,轻轻地躺下。母亲突然拉住我的手说,要是我患了啥重病,你直接告诉我,不用隐瞒。我打断她的话说,不要瞎想了,好多病都是胡思乱想出来的。

第三天晚上,我又带上母亲同病房的老人一起到那家小饭馆吃饭。我们点了农家小米羹、四季豆蒸洋芋、木耳炒肉丝。同行老人说,

这次该她给钱了,她哆嗦着起身去给钱。女店主指指我说:“奶奶,他已经给了。”点菜时我就扫码支付了。老人顿时显得紧张起来,嘴里嘟囔道,这咋行,这咋行。

我拉住老人的手说,嬢嬢,在一个病房,也是有缘人,在一起随便吃个饭没事儿的。老人还是显得客气,连连说,我白吃你们的,心里有愧。

真是巧合,我们还在吃饭时,又遇到了上次来的那一家人,不过这次多了老母亲。那一家人点了饭菜,我听到老母亲说:“你们啊,也不用瞒我了,我自己晓得病情了。”一家人顿时停住吃饭,问:“妈,您知道啥啊?”母亲拢拢额前银白如蚕丝的头发说,我患的是肺癌,我自己明白,这都有个啥啊,我现在想通了,就要陪你们好好多吃上几顿饭。那家人的老父亲开口说,吃饭吧,吃饭吧。

我们走出饭馆,西天的灼灼晚霞披在医院大楼上,感觉要把整栋大楼燃烧起来似的。那里,有着被疾病困扰折磨的病人,他们的生命还在热烈而执拗地燃烧着。

母亲和同病房那位老人先后出院,老人还主动留下了我母亲的电话号码。母亲出院那天下午,从医院走廊推出一个裹着白布单的人,后面跟着一个哭得嘶哑的女人。我听见她在哭诉,说母亲想喝一点肉汤,等她去对面饭馆端回来,一小勺汤只润湿了老母亲的枯干嘴唇,几个小时后,母亲的灵魂就启程去了天国。

母亲出院后的一周,那位同病房的老人,按照我母亲留下的地址,从乡下来到母亲家里,送来了大山里刚产的新米、板栗、瓜果蔬菜。与她同行的,是她在大山里搞农业开发的儿子,这个身板结实、面色黝黑的男人,邀约我去云雾缭绕、漆黑森林里的山做做客。

我和母亲带着他们去医院对面那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。吃罢出来,我看见医院窗户外亮起的灯光,与马路上亮起的灯火,融入这个城市寻常的夜色里。一瞬间,我对每一个平凡的日子,涌动起了深深的眷念之情,在疾病与健康之间,在人情的珍视与冷漠之间,在凡尘烟火守望与生命遽然转身告别之间,有时只隔着这条小小的街道而已。

(作者系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# 黄水街上有板凳

□铁城

每年夏天到石柱黄水避暑,已是我近十年的一个习惯。

唯有今年,粗心大意的我才发现,在黄水街上赶场购物不累。

因为,黄水街上有板凳!

这里所说的板凳,有高板凳、低板凳,有宽板凳、窄板凳,有方板凳和圆板凳,也有长板凳和短板凳,更有五颜六色的塑料板凳(座椅)。

凡是喜欢旅游或逛商场的朋友们都会深有感触,随时都会因走累了、逛乏了没板凳坐而犯愁。尤其是我,因为各大商场无法落座歇息,从不乐意陪伴妻子逛商场。

在黄水避暑,我和妻子也曾为此闹过一次别扭。

2014年夏天,正是黄水避暑度假高峰。每天天亮至晚上10时左右,街上行人摩肩接踵,各类店铺人满为患。

一天上午,妻子叫我与她一道上街买菜。不假思索,我便满口应承了下来。

哪曾想,妻子带着我兴致勃勃地从林海道出发,迎着水泄不通的人群,沿着川鄂街、月亮湖街,见啥问啥,选了又选,买了这样买那样。不一会,我已左右两手各提了一大袋物品,心里早已有些不耐烦了。

妻子却意犹未尽地提出还要到苑乡路和黄连路去买这样、买那样,这让因长时间无法落座、疲惫不堪的我气不打一处来,扔下物品狠狠地甩了句:“要去你自己去,我才懒得陪着你遭罪!”就头也不回地拨开拥挤不堪的人群,径自回到了位于林海道的避暑房里。

从此之后,我就再也不陪妻子逛街和逛商场了。

今年8月上旬,我邀上几位挚友驱车去到了石柱黄水。

第二天,为购置避暑期间生活必需品,我破例与妻子一道走出家门,去到了黄水街上。

在熙来攘往、人流如织的黄水街上,街道两旁和店铺门前摆放着的一根根板凳让我耳目一新、两眼放光。这下可好了,逛累了、走乏了,可有歇息之处了!

果不其然,当我在一家根雕工艺品店铺前,看到有一把绿色塑料座椅空着,正欲上前落座时,只见一个蓄披肩长发、周身艺术气息浓郁的老者,满脸是笑地对我说:“坐!您坐!这板凳就是方便游客歇息之用的。”

我忙双手合十地连声道:“谢谢!谢谢!你们硬是想得太周到了。”

待我落座后,眼尖的店老板又发现我手端着茶杯里缺水,热情地提醒我店里有开水,游客可随便享用!

那天,我和几位好友从秀美的月亮湖出发,边逛街边观赏黄水街上的人文市景,走完月亮湖街,再走川鄂街,走了苑乡路,又走黄连路,真是惬意极了。

静下心来一细想:黄水是不是遇啥“高人”了?在眼下避暑之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、竞争激烈时,为其支招变换花样“筑巢引凤”?

你想,在每个店铺前安好板凳、摆好椅子,店内备好凉茶和开水,以其淳朴厚道的民风,真真诚诚地欢迎到此一游的客人在店内店外一坐,这岂不就是给店铺引来“凤凰”,带来商机?

(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)

